

近日,在北京与张冠生先生见面聊天,他曾长期为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做助手,新近写了一本很特别的书,以书话体的形式为费孝通立传。

人天作之合的译稿亦成人世飘萍,失落无踪。1978年,费孝通的“第二次学术生命”即将降临,他从中央民族学院被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

上发表,他让张冠生帮他写个篇名,张冠生神思忽来,问《青春作伴好还乡》可否,费孝通颌首定夺。

失之书

简平

未动的旧书积稿,蓦然发现了掩埋于书架底层的一部译稿,正是《甘肃土人的婚姻》。他百思不得其解,历经瑶山遇险、昆明日军轰炸等,这部译稿居然能逃过历劫,只能说天定的因缘。面对发黄变脆的稿纸,费孝通悲欣交集,可当时他是“脱帽右派”,不敢奢想出版之事。直到1998年,经三联书店沈昌文先生力促,这部译稿才得以出版,列入辽宁教育出版社俞晓群先生主持的“新世纪万有文库”,此时离该书译毕已有六十多个年头了。费孝通视此书出版为暮年圆梦,专门写了序言,先行在《读书》杂志

张冠生跟我说起一件费孝通丢失译稿的往事。1935年夏天,新婚燕尔的费孝通与妻子王同惠在蜜月合译完成《甘肃土人的婚姻》。这是比利时传教士许用用法文出版的一部甘肃边境地区土族研究专著,此书引起当时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书的王同惠的关注,她向费孝通提议一起翻译,作为他们爱情的纪念。费孝通在清华园完成体质人类学学业后,得到恩师吴文藻先生帮助,去广西大瑶山进行考察,王同惠决定与他同行。赴桂前,两人在未名湖畔举行了婚礼,随后去太湖鼋头渚小住,正是在此两人译竣了此书。不料,当他们进入瑶山工作时,费孝通误踏虎阱,身负重伤,王同惠下山求援,途中坠崖落水,以身殉职,是日,他们新婚仅一百零八天。自此以后,费孝通备受磨难,两

在飞机上放眼望去,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渐行渐远,可它的文化却在我心中变得越来越近。

踏上这片亘古阴郁充满空气湿度的土地时,不曾想到文化就这样不经意间如此贴近。在游遍英伦三岛后,最后一站来到了爱尔兰海峡旁的利菲河畔,都柏林就这样静静躺在海景风光旖旎和浓郁文化积淀中。其实进入城市中心充盈着书香和挥之不去的文化气息,那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一大支柱。用现今时髦的话来讲,是文化产业链的延续。

街角

苏剑秋

都柏林有三多,书店多、博物馆和美术馆多、咖啡馆多,整个城市除了书香夹杂着咖啡香以外,那当然还有浓烈威士忌和啤酒的气味。这里平民与绅士同样沐浴着文化对城市的阳光雨露,是啊!就让我漫步街角前,去瞻仰那个人的雕像吧。

这不是写《都柏林人》的作者乔伊斯的雕塑吗,一个人站在路口,若有所思,手靠文明杖,另一手便插在衣袋里,犀利目光注视着过往行人。也许他不知道街道前面,世界顶级的一线品牌应有尽有,这与他当年《都柏林人》描写的家乡“死气沉沉的生活”有关吗?饱经风霜后,家乡的人们始终没有忘记他的文学成就,还以他笔下的基调构建如今都柏林的城市文化文学基石。

我突然觉得,全世界凡是富有成就的大作家,故乡情深是一个永远不变的写作素材。乔伊斯和中国的鲁迅有相同之处,大家都是用真情描写故乡的一切情愁哀叹和永远不会改变的乡愁。他们都是离开故乡后一辈子活在故乡的风云中的。回国后,我偶尔在纪录频道中看到爱尔兰的作家们,又浅浅地了解了顶级作家斯威夫特和贝克特等等才华横溢和享誉世界的爱尔兰人。

都柏林大街上人来人往,不时看到人们手提书籍,在露天咖啡馆里阅读的人比皆是。走进十六世纪创建的三一学院,校园的古色古香和教学的严谨而名扬天下。我看到在参天橡树下阅读的学子们,神情怡然。一个女学生手捧厚厚的英文版《安娜·卡列尼娜》,金发细嫩脸庞上,隐约看到点点浅咖啡色的雀斑。可认真阅读的神情却充盈喜爱,那是人们的精神之爱。爱尔兰的海美,乡村气息浓郁,而慢条斯理的都柏林处处弥漫书籍油墨的淡淡香味,它与沉郁阴雨无关,文化和文学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便是一个城市的命脉所在。还有那爱尔兰标志性颜色,浓浓的绿色。



2017年2月27日,一个平常的日子,一翻日历,二月初二,“龙抬头”,又一个被忽视的中国传统节日。此日前有雨水,后有惊蛰,春来大地,万物复苏的日子。传说这天中国龙从休眠中醒来,抬起龙头梳理龙鬃,抖擞精神,一飞冲天,去领受一年和风化雨的任务。龙要上班了,农民也告别农闲,唱着:“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满怀希望下地了。眼前一片春色,万物萌生,恰是踏青赏春的好时候,故又称“踏青节”“挑菜节”。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春的日子,我尚年幼,随母亲去浦东“小石桥”小舅舅家。十六铺码头乘市轮渡,到东昌路码头上岸,叫部黄包车拉到了“小石桥”。舅舅舅妈很喜欢我,吩咐

好、崇高的人类情感,见证了生为人而可能具有的神性;在后一书中则接受了人类浩瀚思想的涤荡和陶冶,洞悉了文学艺术经典作品不朽魅力的来处。我很好奇地问张冠生是抄在什么纸上的,他说一开始用的是方格稿纸,后来不够了,续用比较粗糙、脆而薄的纸,名叫“有光纸”。只是这样两本花心血抄录的书,后来却是不想起来在哪里弄丢了。只是他没有费孝通幸运,这两本特殊之书没有失而复得。张冠生跟我说,在

我震惊自己,平时不太多看外面热闹的我,路过这家街心花园竟会驻足观看好一会儿,望着花园里舞动的人群,听着花园里传来的舞曲,心也会深情的跃动起来。

跃动到多年前在这街心花园中翩翩起舞的那两位身材匀称、穿着时髦旗袍的老妇人。

记得那是阳光明媚的一天,路经这家花园,只见几十对舞者在绿树环绕的空地中随着音乐节奏轻轻地旋转着。然而在这绚丽的舞场中我的眼光却盯上了一对穿着颜色和花样相同的精致旗袍的时髦老

逸心补劳 闲中滋味长 陆加梅 作

他看来,抄书是最漫长、最用心的一种阅读方式,抄一遍,既能有效延长阅读时间,更觉得这样才配得起这本书,才配得起写书的人、编书的人、排字的人、印书的人,以及造纸的人、教自己识字的人、送自己上学的人……我对张冠生说,如今《罗曼·罗兰文钞》早有了新版,但那本书名如此之长的书怕是不会再版的,即使再出,书名也不会是这个样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此书乃真正的“失之书”也。

难忘的一对舞者

萧英

乃至对她们穿着旗袍的赞誉而感激,礼貌和信任地接受了我的探问。原来,她们穿着时髦旗袍跳舞是在患病手术后的两年才开始的。那一场大难后,她们对什么都想通了。虽然经历了生活的坎坷和工作的忙碌,乃至一切的蹉跎岁月,但她们终于想通了。她们终于把喜欢的旗袍穿上、把喜欢的舞蹈跳上,她们认为如今还能活着并穿着旗袍跳舞已经足够了。

近距离听着她们的述说、望着她们的笑貌,真想与她们多待一会儿,但一曲音乐响起,她们又一起携手往舞池中走去,她们深情地回望着我,向我挥着舞动的手,会心地笑着。

我呆呆地望着她们缓缓走去的背影,出神的凝想着、思虑着,仿佛有一道她们曾经走过的崎岖的弯弯曲曲忽隐忽现着,而她们正坚定的不畏艰难的跨过了、跃过了,跃出了舞姿、跃向了光明。

此时,站在街心花园中,几年前这对穿着漂亮旗袍的老妇人的倩影似乎还在我的眼前舞动,她们的音容笑貌、婀娜身姿在我的眼前不断飘逸着。她们把美好留下了、

二月二 龙抬头

张雯璋

其于(科举)科目有灵感,故受了不少人间香火。祭神之前,就该收拾整洁,都挤在二月二剃头。又有一说,此日小孩剃头聪明好学,成人剃头事业有成,老人剃头身体健康。更有塾师,均在这天招收新生,以便第二天师生脑袋光光的去拜文昌帝君,文昌帝君看到学子如此恭敬,一高兴都录取了,岂

非好事!当然这只是传说。现在的小孩,都是全家六位家长关注的核心。自从前年笔者当了外公之后,宝贝外孙就是两亲家的话题人物。春节拜年聊天,说起过二月二“龙抬头”——“剃龙头”——“剃人头”的山海经,说过也淡忘了。二月二那天,孩子的奶奶打来电话,说是有一位专为小孩剃头的师傅,于是,“四老一小”都赶到那家理发店去。想不到,如此组合的剃头队伍已排到店外,甚至有“n老二中小”的。看来遵循“二月二,龙抬头,人剃头”习俗的人还真不少。只见理发店一片嘈杂,一团人大呼小叫,一个小孩被七手八脚地紧紧按住,嚎啕大哭。好在那位专家级的理发师手艺确实不错,大

约两分钟就剃完一个。于是一队人马拥着一个光头挤出店门,又一小队人马拥进去。小孩子哪见过这样浩浩荡荡的队伍,只是从头哭到尾,外孙是抽泣着抱回家的。老上海喜欢热闹,邻家也有个幼童,老人听到此日有剃头一说,也抱了小孩,拦下“差头”,直奔药店去。过了一会,孩子也哭着回来,我摸着小光头,只感到抱歉。

每年都有“二月二”,每年都会“龙抬头”,现在的中国龙越来越神气了。如果想起这个传统节日,还是到近郊去踏青吧,还是吃点新鲜的荠菜吧,至于剃头,不必凑这份热闹了。

芒种时节是乡村繁忙的日子。请看明日日本栏。享受传统佳节

把思念留下了,她们留在我脑海里的记忆是会一直舞着的。明媚和煦的阳光正耀于我的头顶上,一股温暖的暖流在我的身体里翻滚着、穿梭着、跌宕起伏着……

约两分钟就剃完一个。于是一队人马拥着一个光头挤出店门,又一小队人马拥进去。小孩子哪见过这样浩浩荡荡的队伍,只是从头哭到尾,外孙是抽泣着抱回家的。老上海喜欢热闹,邻家也有个幼童,老人听到此日有剃头一说,也抱了小孩,拦下“差头”,直奔药店去。过了一会,孩子也哭着回来,我摸着小光头,只感到抱歉。

每年都有“二月二”,每年都会“龙抬头”,现在的中国龙越来越神气了。如果想起这个传统节日,还是到近郊去踏青吧,还是吃点新鲜的荠菜吧,至于剃头,不必凑这份热闹了。

芒种时节

是乡村繁忙的日子。请看明日日本栏。享受传统佳节

集云诗钞 (六) 汪涌豪

木心纽约东艾姆赫斯特故居

自来才高惊破天,平生意气动四垓。腹藏东西八方书,贯轶古今独登台。奈何世道局如棋,变生肘腋起祸灾。降心蹀躞垂羽翼,低眉曲谨有余哀。因去天涯忍辞远,尽弃筐中旧时才。九重云黯压茫茫,万里间关失徘徊。天边雁断识地旷,床头金尽觉人疏。浚窞心源岂废井,清洗铅华成冷语。晓天送月梨花影,晚风穿地楼榭墟。四时幽栖诵诗画,一生掩迹甘蔬菽。偶尔清宵拍阑干,惟怕孤灯捉霞裾。原来心中无波澜,笔底何须费踟躇。春秋代序等闲度,冬雪夏雨枉相劳。侵晨雀语高树杪,叶上初阳暖缟袍。此时峰铓惊坐起,顾客失语唯呼号。雅燕飞觞无莼鲈,清淡挥麈独气豪。怜渠莲舌有春风,顾我无才赋骚。敲骨出髓难摘日,片言入心成醍醐。倏伸征铎竟廿载,才唱离歌日已西。酒酣剧谈兴未尽,神昏覃研笑失题。或因孤客空惊秋,每思庭前来路迷。薄衫欺寒霜鹤暮,他乡虽好终难栖。故里倦鸟归去,陌上轻歌与云齐。俯仰教堪足贮艺,屋外桃李自成蹊。我叹公才无拟伦,又伤晚来从公迟。且慰伴书家山老,千载余情有人思。

11年前,一部《哥伦比亚的倒影》让国人认识了木心。这个“文学鲁宾逊”的归来,着实惊到了所有人。后来人们知道了他在纽约的故事,他早年在琼美卡依人做客,“独对雕像,夜夜文艺复兴”时写下的那些精美文字,以及寄居东艾姆赫斯特,向陈丹青们传授世界文学所留下的讲稿,更引来无数膜拜的粉丝。尽管这些文字不能简单用“离散文学”来归纳,相反,它横跨中西两端,感性与知性交融,戏谑与慈悲相错杂,有一种脱略一切封域的高上气象。不过,他终究没法否认自己是“有根的流浪者”,故既以老年那耳喀索斯自况,又引嵇康为兄弟;既不愿提东方竹篮掬西方的活水,又不喜用西方原则框限自己的美学。惟此,人们才看到他的作品字里行间,蒙田与帕斯卡尔的形式下,仍跳荡着的湛深的中国趣味。当然,了不起的还有他的画,包括那些仅2英寸高、需借助放大镜才能看清的微型作品。他特别认同哈佛东方学史教授罗森菲奥所作的“这是我理想中的中国画”的评价,可知作为上世纪第一位作品被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人,他非常在乎自己的文化身份。也正因此如此,他会最终选择回家,在乌镇故宅建起“晚晴小筑”。一片被东西方纷纭的精灵托举着飘扬了很久的孤叶,终于归憩于母腹般的故土……今年早春,陪日本友人游乌镇,特意去了趟木心美术馆,又在河汉交错的镇上走了很久,回程中因感成诗——“什么也没有的季节,也没有波光霞彩殆荡和畅的心情。撞眼,锥心,是雨中伊人落水声,仰或洋场市廛的回潮和新大陆陌生的光阴。夙尚厉农较轻,一池澄碧,水何盈盈,向何处寻觅觅乃十里风柳,为何是哥伦比亚的倒影?”——由在此落水的洪昇想到木心,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能写一手漂亮文章的画家很多,深谱乐理的也有,但这些都会之外,还能量体裁衣身登大雅堂的恐怕很少。我佩服于老先生的,岂止于文字一事。



夜光杯